

## 仰望星空

◎许侠客

### 故乡的星空

当橘黄色的夕阳  
在群山的背后  
收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归巢的雀鸟衔回梦乡  
蟋蟀，民间流浪的歌手  
在草叶上弹起了三弦琴  
夜色在涨潮，漫天的星光  
是星空渐次点亮的灯盏  
四野寂静，星辰在举着火把赶路  
这些光明的旗帜  
照亮了我们找寻家园的眼睛  
水晶一样透明的星辰  
故乡上空漂泊的花朵  
是人类灵魂的碎片  
披着一生一世清冷的清辉  
夜晚，在一个人的故乡  
我用沾满虫鸣和花香的言词  
轻轻地说话  
用一颗纯净的心  
深情凝望故乡上方的星空  
才想起，我是生长在故乡的一粒草籽  
在阳光和雨露的抚摸下  
默默地开花、结果  
这些年，日益逼近的市声  
让淳朴的故乡变得不再宁静  
蓝天和白云离我们的心很遥远  
而童年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小伙伴  
走出了星空笼罩下的故乡  
他们早已把家连根拔起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  
一匹离开乡土的马  
愿提着闪闪发光的星辰作为灯笼  
他要看清故乡的模样

### 月光如水

大野阔静，绵延千里的渴念和忧伤  
在血液的根基聚沙成塔  
一千条银色的河流  
漂浮的花朵和灯盏  
被一泻千里的月光润湿  
今夜，风高过头顶  
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漠以北  
我身披月光，穿越茫茫夜色  
唯有骨骼间的磷光  
温暖冰冷的心房  
月光入酒，缅怀在酒杯中轻轻荡漾  
尘封于黄沙中的传说  
被时光打捞，熟悉的脸庞渐次清晰  
甜蜜的故乡，盛满盈盈月光  
梭梭、胡杨和红柳  
目光如铁，紧握信念  
滚滚春潮涌过西部荒原

### 晚星

晚星，夜空诸神宠爱的小儿女  
此时是它们幸福相聚的时刻  
眼神清澈，深情打量自己的  
兄弟姐妹，在天堂的路口执手相认  
盈盈月光，多么像亲人温暖的笑靥  
照亮了它们明净的脸庞。这些  
异乡漂泊的孩子，找到了血液里  
曾经丢失的归宿，冰冷的身体被爱包围  
晚风吹拂，银色的树叶喧哗作响  
像是在心底埋藏已久的喃喃私语  
告知对方彼此的消息，聚散离合  
在天河搅动着忧伤的浪波，泪眼朦胧  
我的至亲，在这个尘世爱与被爱的人  
那些温情的目光，在多年以后  
渐次消失，我依然记得他们  
在这个星辰高悬的夜晚，思念如水

### 蛙鸣

它们在月明星稀的夜晚  
歌唱，泻流千里的银色月光  
覆盖了它们此起彼伏的爱情  
群山环抱的小山村，雨季  
已经来临，山脚下的河水日夜  
流淌，池塘注满夏日的心事  
水面如镜，一只小飞虫的  
不慎失足，点开层层涟漪  
蛙们优雅地划动着趾蹼  
它们露出一双双偷窥的眼睛  
鄂下白色的气囊一鼓一鼓  
震动着水面的每一条神经  
从傍晚开始，它们就亮开了歌喉  
多声部的大合唱，亦是  
赛歌会，搅动着汹涌的夜色  
声声蛙鸣，轻轻地  
拍打着山村月夜的心脏  
为静谧的梦，注入了一段  
极具乡土野气息的韵脚  
山村爱情歌手，大自然的音乐厅  
仅一窗之隔，这些温暖的歌潮  
浪花一朵接着一朵，涌进  
我盛满蛙声的童年  
凭窗远望，皎洁明月当空  
蛙鸣是一声声悠远的呼唤  
月光引路，它们的歌声在飞升  
抵达子宫，把明亮的灯盏  
安放在这里，相守一生一世

## 绿荫幽草胜花时

◎王国梁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这是王安石在《初夏即事》中说的，绿树青草繁盛的夏天，远远胜过春天百花烂漫的时节。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春天百花盛开之时，美则美矣，但那种美不仅短暂，而且脆弱。花开是草木的辉煌乍现，短暂惊艳之后，迅速凋零。没有什么能够永远处在生命的高光时刻，越是耀眼的东西越容易迅速黯淡下来。花朵经不起太多风吹雨打，一次风雨足以让它们零落成泥。人们赞美花开的抒情诗还没有结尾，感慨“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咏叹调已经开始。  
“绿荫正耐经秋看，不比花才十日红。”花开短暂，而绿荫才是长久的。相比花朵的短暂脆弱，绿树青草更显得顽强持久的本色。如果说花开是惊鸿一瞥，绿色便是

是朝朝暮暮的陪伴。  
夏日是绿色迅速膨胀的季节，树木撑起一片片绿荫，幽草也铺成一张张绿毯。草木日益葳蕤，渐成扩张之势，绿色似乎要一泻千里，流淌到每一个角落。因为有了绿色，人在夏日里穿行，便如在绿色的海洋里畅游，即使烈日在天，也不觉炙烤之苦。设想一下，如果夏天我们的眼前没有绿色，而是满目枯黄，那将无异于生活在沙漠之中，会让人焦躁欲逃。大自然是智者，懂得如何平衡不同的季节。绿荫幽草胜花时，在我看来，绿荫幽草胜过任何一个季节。只要有绿色，人们就有热爱生活的理由。有人用绿色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象征胜利，真的是蛮有道理的。  
我爱绿色，绿色才是生命的色彩，彰显出蓬勃和力量。花朵的美是柔弱的，而绿树

青草的美是强悍有力的，会带来勃勃生机。这个世界纵然有万紫千红，但绿色才是其底色。正因为绿色是世界的底色，大自然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绿色带给人安稳沉静的心境。摒弃了浮华喧嚣，逃离了绚丽芜杂，人在绿色中才能为心灵安家。王维诗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如果不是在青葱翠绿的竹林里，是无法沉下心来享受一个人的浮世清欢的。绿色能够让人安心、静心。  
我常常想起故乡的绿荫幽草。每到夏季，故乡的小村庄像是被绿树青草染绿了一样，成了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几棵大树。无树不成院落，有树在夏天撑起绿荫，日子才会过得安稳惬意。一家人坐在树下乘凉的场景，一定是每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挥之不去

的记忆。午后，暑气还在蒸腾，只有大树底下才能觅得一丝清凉。树荫下，祖孙三代人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蒲扇轻摇，微风清凉，有树荫撑起一方天空，我们觉得夏日时光不显得那么漫长难熬了。  
在家呆烦了，伙伴们去田野撒欢儿。故乡的青草地一片片的，我们在上面纵情奔跑，就像一匹匹欢乐的小马一样。大平原一马平川，青草地坦荡开阔，我们在天地之间追逐着。跑得满头大汗时，去水边洗一把脸，然后又狂奔而去。即使如此，我并没有觉得那时候夏天有多热。  
我想，因为夏天为我们创设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绿荫幽草，清凉人间，所以炎热的夏天反而成了我们的乐园。绿荫幽草胜花时，有绿荫在，有幽草在，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针锋相对。苗青 摄

## 布谷声声桑椹甜

◎崔忠华

“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麦花飞扬，布谷声声，青桑酿紫，醉一串酸甜。看着满树的桑椹，我又回到了甜美的童年，回到了老家的桑树下听爷爷讲故事。  
小时候，祖屋的院墙外有一棵高大的桑树，每到麦花盛开季节，桑树上就结满了紫红色的桑椹。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便能听到布谷鸟在桑树上快活的歌唱：“快快摘椹，快快摘椹……”  
这声音寂寥清灵，让时光更显深沉清静。我慵懒的躺在土炕上，期盼着爷爷喊我起床。爷爷早起后，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木杆，钩住桑树枝轻轻晃动，熟

透了的桑椹便纷纷落下。他把桑椹用清水洗净，放到瓷碗中端到我的炕头：“宝，起来吃桑椹了。”  
我眯着眼睛拿一粒桑椹放到嘴里咀嚼几下，酸酸甜甜的汁水沁入心脾。细嚼慢咽的吃了几个，感觉并不过瘾，于是抓了一大把塞到嘴巴中狼吞虎咽。不一会儿，鼻尖、脸腮、嘴角、下巴都被染成了紫红色，被奶奶看见笑我是只小馋猫。有一次吃的太多竟然流了鼻血，后来才知道桑椹属于大补的食品，一次不宜吃的过多。  
中午的时候，我喜欢陪伴爷爷在桑荫下休息。其实我见过村北面的桑椹

林，那里的桑树长的粗矮，树干爆裂，结的是如玉的白果，吃起来清凉蜜甜。而祖屋旁的桑树高大，结的是油亮的紫果，吃起来温暖酸甜。我问爷爷其中的缘由，爷爷说村北面的是椹树，祖屋旁的是桑树，它们并不相同，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椹树和桑树长的一样，都普普通通，结出的果实也不分伯仲。那年，王莽率大军追赶刘秀，刘秀又饥又渴，他躲到椹树下休息。椹树一看王莽追到赶紧护驾，把树枝垂下遮挡刘秀，让刘秀逃过一劫。后来刘秀登基称帝，大肆封赏，却忘记了护驾树木的名称，误封“桑树为

王”。从此椹树被气破了肚皮，气白了脸，所以树干爆裂无法长高，果实变成白色；桑树则洋洋得意，果实大红大紫，身材也越发的英俊高大了。  
傍晚，爷爷收工回家，就和左邻右舍聚到桑树下谈天说地。有时他们还会泡上一壶爷爷自制的桑干茶，我和小伙伴们围坐在大人们身旁听他们讲故事。“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甜心底溶。”时节又将桑椹催熟，一粒粒如玛瑙晶莹剔透，一颗颗如宝石闪闪发光。甘甜的童年，甜甜的记忆，也如同这甘甜的桑椹，高高地挂在碧绿的时空中，摇曳在这多彩的春风里……

## 家乡的野草莓

◎郭生珍

夏日里，街边摊上的草莓越来越多。望着这些个大饱满，色泽鲜红的人工种植草莓，我不由回想起儿时家山的野生草莓。  
立夏前后，乡田间百草丰茂。田埂上山坡下小树林间，就会生出密密麻麻细碎连片的野草莓，深绿的枝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粉白小花，煞是好看。  
过不了多久，这些不起眼的小花朵就会结出甜美的果实。那时节正是母亲田间锄草的时候，我和妹妹一有空就会跑到地里，让母亲给我们摘草莓吃。  
母亲从不厌烦我们的纠缠，她总是笑意盈盈地放下手里的铲子，领着我们来到地边上，拨开草丛，摘下一颗颗被我们粗心疏忽了的草莓，掐掉草茎，放进我们嘴里，一股甜香的味道随即在舌头上弥散开来。  
有时候，母亲会摘一棵小树枝，将

大把带着枝叶的草莓捆绑成一棵硕果累累的“草莓树”。母亲在地里干活时，我和妹妹就盘腿坐在地边上，慢慢地享用着美味。  
夕阳影里，要收工了，母亲挑选大颗的草莓，给妹妹的小脸蛋画上下两腮胭脂红，然后一手抱着妹妹，一手牵着我，快活地行走在回家的田间小道上。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理解母亲一日田间劳作的辛苦，但是母亲用小小的野草莓打扮着贫乏的生活，带给我们的乐趣，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每年的“草莓”季节，必不可少的一道节目，就是给父亲制做草莓罐头。  
父亲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城市里当工人，夏收时节才能回家一趟，那个时候草莓早就衰败了。为了让父亲也能品尝到草

莓，母亲总是带着我们，到山坡上摘取最大最红的草莓，装到清洗干净的空瓶子里，加入白砂糖腌制好，等着父亲回家。  
我和妹妹掐着指甲算日子，期盼着和父亲的相逢，也期盼着分享母亲锁在箱底的草莓罐头。  
久别重逢，父亲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他吧吧嘴吧品尝几颗草莓，很快便递给母亲：“你也尝尝吧，你在家辛苦了，还费心给我做这个！”母亲也就尝上几颗草莓，推来让去，最后总是我和妹妹大饱口福。  
时光如梭，转眼间几十年过去。我们早已举家搬进县城，远离了家乡的野草莓。几年前父亲罹患胃癌去世，曾经手脚麻利地带着我们在山野间摘野草莓，在乡间小道上健步如飞的母亲，如今也已经年

近古稀，双鬓染白了。  
又是一年草莓季节，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陪着母亲到街边散散心，看到水果摊上红艳艳的草莓，母亲忽然说了一句：“还是咱们老家的野生草莓好吃啊……”我知道母亲又在想念家乡，思念父亲，就想抽时间带她回老家看看，母亲又怕影响我的工作不肯去，最后折衷了一下，我让老家的表兄，给我快递过来一瓶糖水草莓。  
我把罐头打开，舀一勺草莓喂给母亲。我问母亲好吃不，母亲舒心地笑了：“好吃，好吃，有你娃娃这份孝心，妈吃什么都香！”  
岁月远去，亲情永驻。家乡的野草莓，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和父母团聚的甜蜜时光。